

原創故事：暫名一星遊之路  
某位教師和自動人偶的紀錄——萊路與紫菀的故事

## 所有的開始

晚秋時分，橘黃的陽光照耀著城市裡高聳的建築物，把洛恩王國的首都倫蒂尼恩都照亮了，金光閃閃，猶如一座黃金都市。

在倫蒂尼恩這座大都市裡，有著敦厚沉實的市政建築、神聖莊嚴的教堂、富麗堂皇的商人協會拍賣所，亦有奇形怪狀、風格怪誕的尖塔群，它們屬於魔法師。

大量的飛扶壁、玻璃花窗、尖拱尖頂，種種特色都塑造出光怪陸離，不對稱的華麗與誇張，這就是魔法師協會塔。在尖塔建築群前的圓形大廣場，有一處噴水池是遊人最愛的休憩地，他們會坐在水池邊緣聊天等人，消磨時間。

此時，數十隻鴿子在地上漫步，啄食著石板路上縫間的碎屑，作為他們的晚餐。

少女雙手交疊，安靜地坐在噴水池旁的木椅上，靜靜地凝視鳥兒的步伐。一頭銀白的髮絲，淡紫的眼珠，最為特別的是左眼下方的一顆淚痣，為女孩的相貌加添了一份精緻。可惜的是，她面無表情，就像造工巧妙的洋娃娃。

她是萊路的魔法人偶。少女收到萊路的吩咐，要在圓形廣場等待，所以她乖巧地聽從主人的指令，靜默地等。

魔法自動人偶，以主人的命令為先的人造人。通常擔任魔法師的助手，但也有部分魔法師視之為傭人或試驗品。總括而言，離不開「人偶是魔法師」的工具這個概念。

女孩，亦不例外。

只是她的主人還沒有指派她負責任何工作，更沒有定義她的工作範圍，所以她只能遵從萊路每一個指令直到她擁有自己的崗位。

「噏、噏、噏，噏噏……」

城市裡各式各樣的時鐘隨著太陽漸落，時間來到下午六點而響起，一座座鐘樓上的大鐘叮叮噹噹地前後搖晃，奏出的鐘聲驚起一群又一群的鳥兒。一根從鴿子身上飛舞出來的灰白羽毛降落在女孩交疊的手背上，同時，她看到高瘦的男子步出魔法塔的大門。

冷風鼓動著男人外套的衣襬，黑色的大衣盪著凌亂的線條。他一手壓著帽子，不讓風吹走那頂黑色的禮帽；一手拿著杖向人偶走去。

少女順從地站起來，去到她的主人身邊。

萊路低頭，一雙綠眼睛盯著自己的人偶，冷淡地說：「我們回去了。」

萊路的心情很糟糕，不過他的心情自從造出人偶之後就沒有好過。這些日子來，他既不滿自己做出失敗作，又不得不嘗試跟這種情緒妥協，努力回歸之前的日常。

但毫無疑問，萊路的嘗試是失敗的。

今天，他依然受到挫折，關於安排這個人偶的問題。

萊路本打算在魔法師協會繳交學術研究後，再為人偶留下紀錄便去採購所需的魔法材料。誰知，他第二件要做的事還沒辦好便已到了夕陽西下的時間。

深棕髮色的魔法師跟登記部起了點衝突，他厭惡那些拖拉的額外程序。是誰規定魔法師都要把人偶登記在魔法造物上，還要清晰列明製造材料、魔法術式、用途種種繁瑣的資料？這根本是在打探魔法師個人的獨門知識。

如果當時他能夠靜下心來思考便知道是登記部的員工不喜歡他而故意刁難。可惜的是，萊路沒有，沒想清楚就跟他們耗起時間來。

這就是不能控制情緒導致的壞意外。萊路對於不能完成待辦清單上的事項，還要應付那些低級的魔法師感到煩躁。

嘆，那個部門怎麼會有瞎子要人停留超過兩小時就為了閱讀和填寫那一份份文件。  
他皺著眉，嘴唇吐出一口氣，不禁說出：「唉，麻煩。」爽性不登記好了。  
他的腦海突然出現這個想法，轉瞬間萊路就說服了自己，決定把這個想法化為行動。  
明天再去一趟也可能只是簽署各種無意義的文件，填寫無謂的表格，浪費自己的時間。與其這樣，不如等到有人看見他身邊的人偶要求他去登記再作打算。

男子想通了這點，內心的焦躁便稍為平息。  
他看了一眼天色，忖思大部份店舖都開始關門，繼續留在街上也不能完成目標，只好把自己打算採購的事情推遲到明天。

萊路俯視那個站在他身旁的少女，銀白的髮絲披上夕陽的金黃，閃閃發亮。  
說實在，他不知如何跟自己的人偶相處，設置的術式出了點差錯。本該能言善道，代替他外出交涉的魔法人偶如今像是一尊雕像，寡言少語，沉默惜言。  
最後，他還是只能跟她說簡短的一句話：「我們回去了。」

## 回想最初

黃藍交錯的天空，雲彩互相染上對方的色彩，變幻出晚霞的無窮美麗。在這光線底下，星野高原濕地的植物，隨風搖曳起一片片紅葉，而遠方的湖水也泛起一圈圈漣漪。

在湖泊旁邊有一棟小房子，尖而斜的雙面屋頂、灰泥和木條交錯的山形牆、厚重的玻璃窗戶，還有幾根煙囪為這間屋子添加了一絲溫情的味道。

驀地，一道明亮的白光在小屋的階前聚集，泥土上出現圓形的魔法陣符號。光芒漸漸散去化為點點光輝，在空無一人的大地上出現了兩個身影。

萊路扭開門把，拉開木門。魔法師的家簡約，沒有過多的裝飾，純色的牆壁，木質的櫃子，棕紅的地板。整體乾淨整潔，但似乎就是少了點屬於人的溫暖，那種溫馨的氣息。

「去牆壁等待下一個命令。」

萊路揮揮手，讓人偶離開身旁，不用再跟隨自己。今日一整天，他已經累了。不是肌肉勞動的累，而是這些日子積少成多的心靈損耗。

現在，他只想趕緊洗澡，回房間休息。

「是的，主人。」

少女回道，又默默地等候。

萊路從蒸汽瀰漫的浴室離開，當他踏出木門時，那浴室的燈便自動暗了下來。他穿著白色的浴袍，赤腳走在木板上，水珠沿著肉體的線條滑下，點滴之間與腳印一起留下一個個略為深色的印子。

男子走進書房，到書櫃旁邊的酒櫃拿出一瓶紅酒和酒杯，傾倒那紫紅的液體流進玻璃的酒杯。他把葡萄酒放在小桌子上，坐在柔軟的布質沙發，靠著椅背放鬆了身子。

萊路凝望那牆壁掛燈的光點，回想這一切的開始……

時間回溯至幾個月前……

在某個奇妙而不可思議的時刻，向來獨善其身，作風孤僻的萊路有了創造專屬人偶的想法。

魔法師擁有人偶不是一件罕見的事，這事就跟魔法師擁有徒弟、助手一樣平常。倒不如說，孤身一人的魔法師其實是少數。

人偶只是沒有心，沒有感情，沒有情緒的人形工具，不過礙於其接近人類的外表，部分魔法師會特地製造木偶、泥偶等取代人偶。有時候，使用人偶比採用人類更為方便，所以研發人偶的技術經歷過戰爭後也越發成熟。

萊路被這突如其來的想法感到吃驚，因為這方面的知識和技術不是自己的專長。主動走出舒適圈對於他這個年過三十的人中年人來說，是項挑戰。

他喜歡獨自安靜地生活，所以才搬離倫蒂尼恩這座繁華而吵鬧的都市，來到星野高地居住。在這裡，他維持了幾年每日如一的生活。

現在這種生活卻要加入一個人偶，帶來意外嗎？

萊路也忍不住嘲笑這種念頭：生活無聊得要開始想辦法為難自己嗎？

然而，自嘲過後，他卻投放精力，分神研究魔法自動人偶的魔法。好幾次拜訪中央圖書館，借閱相關的書籍、論文來了解當中的原理。明明已經不是年輕人，但一腔熱情地埋頭閱讀，書寫魔法術式的構成，甚至通宵達旦。

清晨的陽光灑在窗台，絲絲柔光照入了昏暗的室內，清冷的晨風吹起了萊路的髮絲，喚醒他對時間的注意。

「久違了的熱情啊……」

他嘆氣，放下鋼筆，抬頭望向玻璃窗外的晨光。

紙上滿滿都是魔法陣的圖案，組成的術式，材料的份量，處理方法等等，而這樣寫滿了字符的紙不止是一張……

魔法自動人偶的魔法術式除了可以設定樣貌、身體、能力，還可以決定性格。有些教會聖職者指斥魔法師製造人偶是以造物主自居，但魔法師清楚人偶只不過是一堆魔法材料和術式的混合物。

人偶沒有靈魂，所有的心智類魔法都對人偶沒有作用。魔法師能夠創造類似人的存在，但是無法給予人造人靈魂。它們只是聽從人類命令的工具，沒有自由意志的扯線傀儡。

盡管不乏想要創造具有靈魂的人造物的魔法師，但萊路不是其中之一，他只是被心血來潮的念頭擊中然後全力實現，一個普通得隨處可見的魔法師。

不過，他第一次的魔法人偶實驗既成功了，亦失敗了。

## 第一次的實驗內容

萊路沉默地注視橫躺在實驗桌上的人偶，一具人形的軀體，現在是最後一步。

他的實驗接近尾聲，只剩下把專屬自己的魔法術式跟人偶軀體融合，繼而起動的關鍵步驟。很多時候，能否製造出人偶就看接下來魔法師的魔力和技巧，能不能順利銘刻所有的魔法陣，在人偶內部環環相扣地組成術式。

萊路的手撫上女孩胸前，魔力從指尖流出，如帶著針的線開始繡出魔法的圖樣。一個接一個的魔法陣顯現於魔法師的指端，它們剛出現又消融於人偶的皮膚表面。

魔力帶著魔法陣漸漸充盈了那具軀體，肌膚底下開始散發出淡淡的白光，隱隱約約可見紋路複雜的，各式各樣的符文和魔法陣。這一切就如一片白布上繡滿了美麗的花紋，而這亦是龐大魔力帶來的滲透效果。

瑩瑩的光芒映在萊路的臉上，綠色的眼眸專注地觀察實驗的進度，大腦計算著接下來的步驟。

看來差不多了，最後……是我的名嗎？

萊路的眼神有一瞬黯淡，他不小心失神了。

正是這一刻的失神導向實驗的失敗，還有……奇蹟的出現。

縱然萊路馬上醒悟到自己的失誤，趕緊調整魔力的走向，嘗試補救魔法陣的漏洞。可惜的是，那個圖形眨眼間就被人偶吸進體內，甚至可以說是引起連鎖效應。

本來均勻分佈的白光變得忽明忽暗，萊路只能把握最後的時間，寫出抑制魔法的術式，還有含混著自己血液的最後一個魔法陣。

那個魔法陣大放光芒，貪婪地吸取萊路指尖的血液，那股力度更是把傷口擴大，用他鮮紅的血來填滿魔法陣的圖案。線條晃動扭曲，彷彿擁有個人意志一樣收縮膨脹，之後更是抽搐痙攣著。

萊路見到這詭異的景象，臉色呈現失血的蒼白，他皺著眉頭。不敢想像如此大量的血液將會把實驗導向怎樣未知的發展，何況那是他的血，不是普通人類的血液。

要麼是出現意外變異的造物，失敗的人偶；要麼是一無所有，所有重新來過。

原本只是素體的人偶軀殼長出了頭髮，柔軟地覆蓋在額上，在銀白髮絲之下的睫毛顫顫地似乎快要張開。一雙淡紫的眼睛靜靜地直視萊路的身姿，在燈光照耀下像是通透的寶石。少女面無表情地看著在她面前的萊路。

萊路微微張口，一時語塞，只能無力地扶著額頭。

這與他想像大為不同，他成功地製造出屬於自己的人偶，但明顯跟他一開始的設定不一樣。這糟糕的意外把所有事情都變得不再處於他的掌控之中。

萊路需要的是一個青年型的助手，而不是嬌小可愛的女孩。

## 老朋友來訪

男子在地下室寫著關於自動人偶的資料，這幾天他都在測試少女的性能。說來可笑，他是人偶的製造者，最清楚那副軀體內的所有材料和術式，但最不了解少女的也是他。

能夠瞬發初階的魔法嗎……也是件好事，如果要往實戰方向發展的話，應該是利用初階魔法的組合來戰鬥。

但人偶的智慧卻未能做到自由組合魔法施法，偏向成長型而非有固定戰鬥模板，看來需要多加訓練才會有出色的戰鬥力。

不過力量實在太低了，明明我用了堅硬的寶石作為材料之一，怎麼會這樣……

嗯？莫非寶石的力量反而體現在防禦上，而不是攻擊，有趣。

軀殼因為魔法術式的影響，還有緩慢自癒的效果，可以算是因禍得福。

萊路看著種種實驗數據的資料，腦海浮現出自己的觀察結果，鋼筆的墨水流暢地在紙上書寫秀麗的文字，把想法化為符號。

筆尖忽然停下，尖端的墨水化開成一團黑。

在萊路的感知範圍內，星野小屋的邊界外出現了訪客，一位他熟悉的老朋友——布萊恩。

萊路向在角落閉目等待的人偶下指令，「去為客人開門，帶他到客廳之後去準備熱水。」

他亦站起來，打算去客廳迎接對方。

「很久沒見了，萊路。」灰色頭髮的，滿臉鬍子的男人向萊路伸出右手，握手後老人毫不掩飾自己的鄙夷說道：「你這傢伙哪裡聘請回來的女孩子？看樣子還不到十三歲，童工嗎……」

萊路反唇相譏，「才不是，沒見識的，那是魔法自動人偶。」

「噢，想不到你喜歡這類型的。」身為執法使的他語氣更為惡劣。

布萊恩知道魔法人偶是怎樣的存在，多得那些高傲的魔法師時不時會利用人偶傳遞訊息，而非親身去到警局。但這就更糟糕了，人偶可以說是反映製造者的審美，如今少女看來不過就十二歲，那不就代表萊路這傢伙……

「閉嘴，收起你那些異想天開又無謂的猜測。」萊路用同樣惡劣又不滿的語氣回道：「這是個意外。」

「那我倒想聽聽這個意外的詳情，不然我只能帶你回一趟警局喝茶。」

「布萊恩，腦子是個好東西，如果你不需要我可以幫你取下來。」

.....  
布萊恩拿起少女沖泡的咖啡啜飲，了然地點點頭。

「嗯……原來如此。」

萊路喝下白瓷茶杯的紅茶，人偶在這方面的手藝倒是令他感到意外，但這不改他對於少女的想法。「我也在煩惱之後的處理，紀錄和研究好這次實驗失敗的原因，我打算銷毀再造另一個人偶。」

布萊恩放下咖啡杯，身體傾前，向著對面的萊路說：「喔不，你這個沒血沒淚，沒有良心的傢伙真的要殺掉這麼一個可愛的小女孩？」

「布萊恩，它只是個人造人，不是真實的人類。」

萊路平靜地回道，順帶身體向後退了一點，免得某位大叔的唾沫噴到他面上。

布萊恩翻了個白眼，雙手晃動著。

「我管你們這些魔法師怎麼想的，就我看來，這就是個可愛的女孩子，值得你好好對待。我可以當你是撫養了個孩子回來養育，但是……可能這就是我為甚麼當不了魔法師的原因吧。」他又向萊路送了個不屑的白眼。

「你當不了魔法師的原因絕對不是這個問題，而是腦子問題。」

「去你的，萊路。」老人的嗓子低沉嘶啞，他語重心長地說：「我懂自己勸不了你甚麼，但我就說說想法，你慢慢思考。」

「如果不能當作養女的話，為甚麼不把她當作你的學生呢？既然你之前去過學校擔任老師，還有當過家庭教師，這就是你再次成為教育者的機會。我相信當初你選擇成為老師，有你的原因，但我想超過十年的教學生活多少影響了你。」

「在你面前的是一張白紙，你可以培養她成為你的繼承人，你的親傳學生。一個不解世事，懵懂又無知的生命，她可以依靠的人就只有你，你不應該這樣放棄她！」

「去殺這樣的一個小女孩，萊路，仔細想想。」

萊路聽著多年好友的勸告，嘆了一口氣，他明白對方的意思，只是他也有自己的判斷。

「啊布萊恩，我說過它不是人類吧，它的生命是虛假的。」

「我不管你們這些傢伙在討論人不人的問題！對我來說，她看來就是個人類，還是個弱小的女孩，需要別人的照顧。如果你真的要殺死她，那我也不對你客氣，再不然我可以領養她啊！」布萊恩吹鬍子瞪眼。

要不是自己的工作很可能惹來仇家的報復，再加上工作時間不定，不方便養育孩子，他早就去領養幾個小孩回家了。

脾氣暴躁的布萊恩開始受不了萊路，他們曾經搭檔過，但最終因為各自理念和前途而分道揚鑣。即使做了多年好友，他們還是會時不時吵架，有時候甚至真的打架起來。

「老實說，我喜歡孩子，雖然孩子不喜歡我。如果你這個女娃不討厭我的話，我可以照顧她，或者找人幫忙。」

「但我認為她待在你身邊是最好的。」剛剛還在說要帶走少女的老人認真地說道。

「從父母身旁帶走孩子不是件好事，但有時候不得不如此，不過如果可以，我希望自己不用做這種事。」

「她不是我的孩子，我未婚亦沒有養小孩的愛好。」不知不覺間，受到布萊恩的影響，萊路也漸漸改為用她，取代它。

「只是個比喻，你懂的。」布萊恩聳聳肩，毫不在意萊路有沒有說話的餘地，繼續說下去。「而且你製造她出來，你就有責任照顧她。我知道，我這個糟老頭子不能拯救多少生命，但有機會的話，我希望能救到一個是一個。」

布萊恩靠向皮質沙發，激昂的演說費耗老人不少體力，他喝了好幾口濃郁而甜膩的咖啡。布萊恩喜歡多糖的咖啡，糖分和咖啡都令他回復精神。

一旁的少女觀察到老人的咖啡杯裡快空了，悄然加上因保溫魔法而依然滾燙的黑咖啡。老人向女孩展露燦爛的笑容，就像看見自己心愛孫兒的老翁。

他向人偶說了聲謝。

萊路沉默地看著這一幕，他手上的茶杯隨著時間慢慢變冷。他的紅茶只是一杯普通的茶水，沒有糖沒有奶沒有檸檬片。

萊路見布萊恩願意停下他連續不斷的演說後，便開口說道：「我知道布萊恩你就是這樣的性格，但我也在煩惱，如果真的選擇留下這個人偶，面對的人是我。」

「噢少來了，你總有辦法的。」老人雙手交叉抱臂，這句話說得滿滿信心。

「你每次都是這樣說，然後把爛攤子留給我處理。」

「這次是你自己的爛攤子啊。」布萊恩咧嘴笑著，難得看到萊路在煩惱，而且還能數落他一番，可謂令老人心情愉快。

「到了我們這個年紀，一個人總是不太好的，是需要些陪伴的。」

萊路挑眉，「所以這就是你會養狗的原因嗎？」

布萊恩的眼神亮了起來。他喜歡動物和孩子，盡管小孩會因為他的容貌和聲音而怕了他，但是動物不會。

「狗，既忠誠又可愛，真的是很棒的朋友。」

「要不你可以多養一條狗來陪這個小女孩，最近我認識的人那裡有幾隻小狗急需領養，有興趣可以讓你看看照片，或者直接去那裡拜訪。現在去也行！」

「不，別了，別把你狗痴的想法塞進我的腦子裡。」萊路皺眉，立即拒絕了損友的邀請。他不是能夠與動物親近起來的人，或者該說他不親近任何動物，包括人類。

「嘖，冷血的傢伙。」

布萊恩摸摸自傲的鬍子，瞇起雙眼愉快地說：「看來我說服你了？」

「只是我本來也在煩惱。」萊路一個彈指，在心底默念無聲咒，讓冷掉的紅茶重新熱起來。

「雖然她是個實驗體，但始終是自己第一個人偶，再加上實驗的失誤帶來的結果很有趣，說不定之後可以持續觀察她的成長。」

「只是，可以預視未來將會有很多突發情況。」

「因為她是各種巧合的實驗品。」

萊路垂下眼睫，輕描淡寫地下了結論。

「巧合嗎？我喜歡稱之為命運，」布萊恩訕笑，注視著正在喝茶的萊路。「命運讓你遇到這個小女孩，而她即將改變你的生命。」

「即使我不會預言，但就是想試試這樣說。」

「布萊恩閉嘴，沒想到你是浪漫主義的傢伙，跟你的鬍子一點也不合襯。」萊路看那鬍子可謂是礙眼極了，粗魯而滿臉毛的老男人偏偏是他的朋友。

布萊恩再摸摸他寶貝的鬍鬚。「我這鬍子可是每天修剪，才不像你這傢伙一把年紀還是那麼嫩。」

「唉，詛咒啊，哪有辦法。」萊路苦笑。他的容貌自十多年前就沒有改變，一直維持年青人的樣子。

「這麼多年都沒找到線索嗎？」

萊路凝視紅褐的茶水，在白色的瓷杯中是那樣突出而顯眼。詛咒，一直以來都是他的心病，同時亦是他努力研究的原因之一。

「如果找到的話，我大概不會在這吧。」

「可憐的傢伙，但是憑著你這臉蛋可以出去騙不少迷人的女士。」

「抱歉，我對你口中迷人的女士沒興趣，對我來說還是工作更有魅力。」萊路回道，比起人類，他對魔法更有興趣和熱情。

「去你的，整天就工作，給你錢還要承受你的臭臉。」

萊路側頭一笑，在斜陽裡笑得優雅。

「那麼這次有新的事情嗎？」

「嘖，被你發現了。」布萊恩語氣依舊粗魯，但可以聽出當中的雀躍。

他和萊路之所以能夠成為朋友，其實原因就在於兩個人對於自己的工作都有一份熱誠，換句話說，則是兩個工作狂認識了彼此，互惠互利。

此後兩人便一起商討工作任務……

在今天這場對話就決定了少女的未來。  
只是站在一邊，默默倒茶和咖啡的她，還未知曉。  
日後她再重溫這段記憶時，又是多麼的黯然和慶幸。